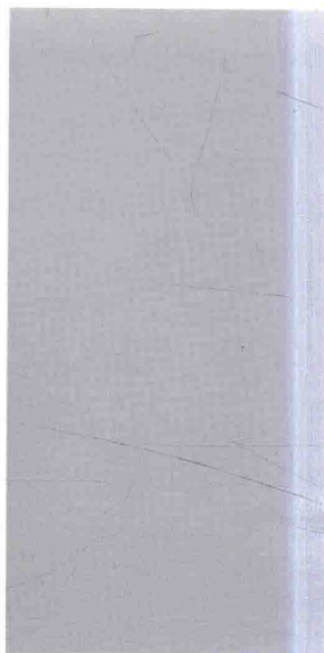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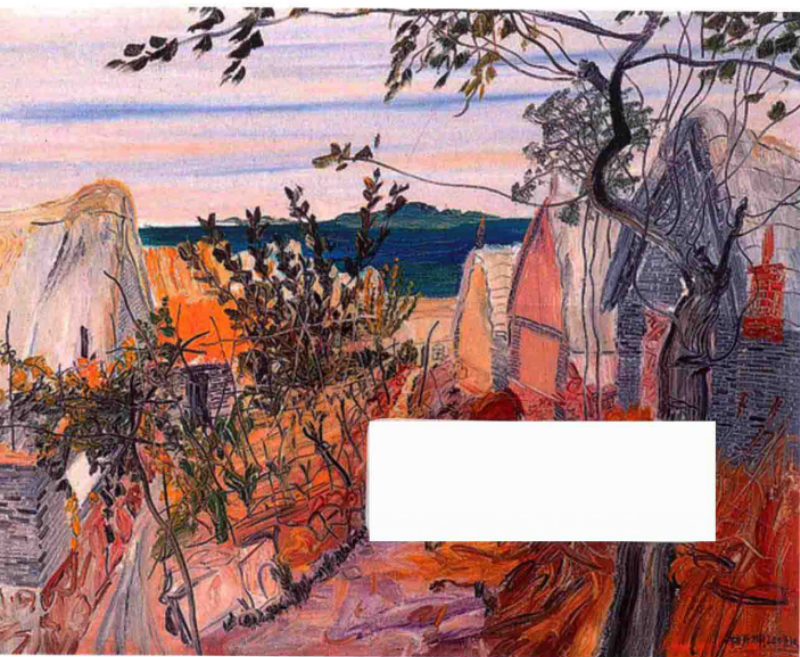


全民
閱讀
精品
文庫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薛舒中篇小说选

隐声街

薛舒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全
民
精
品
文
庫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薛舒中篇小说选

隐声街

薛舒 著



ISBN 7-5117-1712-3
定价：40.00元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110毫米×100毫米 1/16 162印张
332千字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声街：薛舒中篇小说选 / 薛舒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171-2029-2

I . ①隐… II . ①薛…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1211 号

出 版 人：王昕朋
责任编辑：胡 明
文字编辑：张凯琳
封面设计：水岸风创意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100088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6.5 印张
字 数	235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ISBN 978-7-5171-2029-2

目录

阳光下的呼喊 /1

香鼻头 /39

唐 装 /75

隐声街 /106

那时花香 /142

裘皮大衣 /182

穿套鞋的新娘 /222

阳光下的呼喊

一、籍贯

我一直试图找到我的家族宗脉，很久以来，我对我父亲的回忆总是严重质疑，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我不再相信我父亲充满条理而又不失浪漫的叙述了？我已忘了产生质疑的起初原因，但我相信我的判断。我父亲仅仅具备小学毕业文化程度，这使我在经历每一次考学、毕业、招工等等人生重大事件时，内心总是充满自卑。因为这种时候，我总是需要在我的履历表上写下我的姓名、性别、民族、籍贯，以及我所有家人的姓名和职业。尽管履历表上不需要写明我父亲的文化程度，但我总是在父亲的职业这一栏目前犹豫再三，最后我用了一个缺乏明确意义的词汇来表述我父亲的职业，我在履历表上写下了“自由职业”这四个字。我试图用自欺欺人的方式遮人耳目、蒙混过关，但这总是无法欺骗活泼美丽、伶牙俐齿的白雪梅。这个以红唇皓齿和两条麻花长辫占据了我成年之前的所有记忆的女生，严重地打击了我并不坚固的少年自尊。但我还是无法抑制自己在人群中不断搜索着白雪梅的目光，我的目光除了专注以外，还有一些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别的东西。在我十八岁远离我江南的故乡到长春去念大学以后，我就很少有机会再见到白雪梅了，可我依然不明白当年我眼光里的那些别的东西，究竟是叫作爱，还是叫作好奇。

这个叫白雪梅的女生对我专注和深情的注视常常回以严厉的呵斥，并

且以“恬不知耻”这个成语试图打击我目光的追随。我的自卑因此而加倍，但我却不可救药地发现，我内心的自卑和对白雪梅的心理依赖正以正比例趋势不断攀升。

班长白雪梅收齐了每个同学的履历表后，一张张检查过去，她的仔细和负责使我确信我已无法逃脱这一次的无地自容和羞愧。她在一叠纸张中抽出其中一份，然后转过她扎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的脑袋。我的眼前顿时飞起两只粉色的蝴蝶，它们旋转飘荡着，腾空跃起，随即跌落在一双倾斜小巧的肩膀上。粉色的翅膀在撒满翠绿枝叶的肩膀上扑闪着，使我注视白雪梅的目光受到了严重干扰。然后，我就听到了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那只翠绿的鸟儿叫唤着：王光辉，你怎么没有填你的籍贯？你父亲怎么是自由职业？你父亲是修鞋的，你就填“鞋匠”好了。

我面红耳赤地接过白雪梅递还给我的纸张，我周围的同学正窃窃私语或者捂嘴偷笑。其实我不用隐瞒，刘湾镇上的所有人都知道，王鞋匠就是王光辉的父亲，王光辉就是王鞋匠的儿子，父亲的职业使我的名字随之家喻户晓。每天中午，我捧着一只很大的搪瓷杯子走向我父亲的修鞋摊，杯子里装着我父亲的午饭。我捧着装有米饭和咸菜的杯子在热烈的太阳下低头行走，我的目的地是十字路口的百货店大门边。那只杯子的年代已过于久远，杯口和盖子上剥落了几处搪瓷釉面，犹如表面光滑的馒头被蟑螂啃了几口，露出里面变黑的本质。但杯子身上的放射状阳光和阳光中间的领袖画像却说明了这只年代悠久的杯子的光荣历史。

我父亲在午间的烈日下向着东边抬头眺望着，他坐在一张小矮凳上，他面前是一台黑色的缝鞋机，三根铁支架撑着一个铁缝纫头，单薄而丑陋。这是我父亲的工具，这架瘦骨伶仃的工具和它的主人我父亲的薄瘦身躯无比匹配，这让人们确信刘湾镇上的王鞋匠必须是鞋匠而不是木匠或者铁匠。王鞋匠的职业与王鞋匠的工具可谓珠联璧合天生一对，至于王鞋匠和缝鞋机周围堆着的一些旧轮胎皮和黑色、黄色或者白色的鞋子，那完全是陪衬。

我父亲身上挂着一张油腻的皮围裙，皮围裙的肮脏使父亲显得业务繁忙，但此刻，他却放下了手里需要修补的鞋子，伸着脖子眺望着东边的路口。有人从他面前走过，他会仰望着那人，点头微笑着招呼，他眯缝着眼睛向认识的路人表现出友好和热情时，他眼里的饥肠辘辘还是不可阻挡地

喷射了出来。差不多在这时候，我会捧着装满米饭和咸菜的杯子出现在十字路口的另一头。

我父亲看到了我，或者说，我父亲看到了我手里的杯子，他向着十字路口另一端的我大声喊叫起来：王光辉，慢一点儿，小心汽车，别急，等这辆车过去再穿马路！

我父亲的喊叫与其说是在劝告我不要着急，不如说是在劝告他自己不要着急。他对搪瓷杯子的渴望已迫不及待，但他知道他企图快一点儿吃饭的愿望在十字路口对面的我一经出现后便可很快得以实现了，愿望即将实现的时刻，他的急迫便分外需要克制了，他很清楚“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他大声喊叫着：王光辉，慢一点儿，小心汽车，别急……他的喊叫略微缓解了他对午饭的焦灼渴望，他的叫喊同时向全刘湾镇人宣布了他的儿子我的名字。

我捧着搪瓷杯子穿过马路到达百货店门口右侧的修鞋摊前，王鞋匠早已站起来伸出了他布满油腻和污垢的手，油腻和污垢是来自各种鞋子鞋面上的鞋油和鞋底下的垃圾。他接过杯子，还没来得及坐下就用一只手揭开了杯盖。揭开杯盖之后，王鞋匠本是带着希冀的眼神迅速转成略微的失望。他抬头看了看他的儿子，然后一屁股坐下，从怀里抽出一双筷子，开始他狼吞虎咽的午餐。王光辉看着他的父亲坐在百货店门口右侧的补鞋摊前吃完整杯米饭和咸菜，然后接过陡然变轻的杯子，转身离开。他矮小敦实的身躯在烈日下倔强而缺少遮拦，所有人听到王鞋匠对着他儿子的背影叫喊着：王光辉，告诉你妈，不要总是让我吃咸菜，王光辉你听见了没有？

王鞋匠的喊叫因为肚皮的充实而比刚才响亮了许多，午后的刘湾镇上少有走动的人，街头寂静寥落，只有烈日晒着街边的槐树叶子发出碎裂的“毕剥”声，偶尔开过一辆卡车，街上便腾起漫天尘土，这些尘土在剧烈的阳光中飞腾起来，然后徐徐降落，最后跌落在街边的树木、屋顶、门窗和绿色的邮桶上，王鞋匠脸上终年覆盖的尘土就是这么来的。因为午后的寂静，百货店和百货店隔壁的五金店以及百货店对面的农具店里的营业员们更加清晰地听到了王鞋匠的喊叫。他们每天听到王鞋匠的喊叫，他们在王鞋匠日复一日的喊叫声中潜移默化地记住了王鞋匠的儿子名字。

姓名：王光辉；性别：男；年龄：十四岁；户籍所在地：江苏沙洲；

籍贯：……

什么叫籍贯？我并不十分清楚这个词汇的真正意义，当我询问我的母亲什么叫“籍贯”时，我那供销社蔬菜部工作的母亲抬起蓬头垢面的脑袋眨巴了几下眼睛，她的眼皮和眼袋厚重而下垂，这使她的眼睛在翻眨的时候颇为困难，但她还是努力眨了眨沉重的眼皮，以表示她此刻已经开动了她充满黄瓜西红柿茄子白菜的脑筋。她开动脑筋的结果是请我去咨询我的父亲，她说：籍贯？籍贯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去问你父亲吧。

我的父亲在接受他儿子的询问时立即表现出了为人师者的骄傲和自得，他手里端着那只搪瓷杯子，揭开盖子，嘴巴凑上去，然后发出一记响亮的吸入滚烫的茶水的声音。中午充当饭碗的搪瓷杯子，此刻才真正履行了它的职责，成了一只茶缸。我父亲喝茶的声音听起来很是惬意，这常常令我怀疑他是在喝某一种诸如龙井或者碧螺春之类的上好茶叶泡的茶水。事实上，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父亲终年喝的是最便宜的茶叶末子，这种茶叶末子在食品店里标着与霉干菜同样的价格出售。此刻的父亲，对他拮据甚至贫穷的生活似乎相当满足，他早已忘了中午时分他吃的只是一份咸菜加米饭的午餐。当他的儿子向他询问关于“籍贯”这个词汇的意思的时候，他更加感觉到了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权威和自信。

我父亲大声喝了一口茶，又咳嗽了三到四声，然后对我说：王光辉，去找一把椅子来。

我父亲只要对我说：去找一把椅子来。我就知道接下去，他将长时间地陷入他对童年的美好回忆中。我伸手拖了一把竹椅子给他，这是家里唯一有靠背的可称为椅子的东西。其余没有靠背的只能叫凳子。我父亲坐进椅子，把瘦薄的上半身陷入椅子靠背，竹椅子顿时发出一阵不堪重负的惨叫，然后，便在我父亲扭动着身躯试图让自己的坐得更舒服一些时渐渐地变为持续不断的呻吟。我父亲的回忆，便在竹椅子的“吱嘎”呻吟中开始了：

王光辉，问得好，你问得很好，什么叫籍贯呢？这个问题，要从你的爷爷说起。

我父亲的叙述是从我对“籍贯”的提问开始的，但不可跳过的一个环节，便是我的爷爷。我父亲的每一次叙述总是从我的爷爷身上得以延伸和展开，这使我确信，祖辈的历史的确会给予后辈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财富。我父亲的财富，便是我爷爷的历史。而此刻我在书写着我的父亲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我的父亲已经给了我无法用金钱来度量的财富。

这个夜晚，我父亲围绕着籍贯的问题展开了久远而漫长的回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回忆终于在我母亲催促我们睡觉的吆喝声中意犹未尽地结束了，我却发现，关于籍贯这个词汇的意思，我依然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的脑海里充满了我爷爷的名字，或者说，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对我的祖辈的怀疑和不信任。在我父亲的叙述中，我始终听到一个叫作“王老三”的名字。这个名字冠以我爷爷的头上，被我父亲反复提起。而我的祖辈的生活，却始终是在一个不明所以的地点进行着。我的脑海里开始产生幻觉，我父亲描述的那片故乡的土地，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水土丰沃，那个地方四季如春，那个地方的人们从没有一个诸如“王光辉”或者“李建设”这样太容易混淆的名字，那个地方的人们总是用单调的数字来命名自己，比如王老三，张阿六，这些数字的单调反而让那些人具备了无法重复的面容和性格。那时候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原来相同的数字的不同组合，真的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状况，就像我家的门牌号码是132号，而白雪梅家的门牌号码是213号，这三个数字通过不同的排列，使这两个号码后面的人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132号的户主王鞋匠和213号的户主白医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132号的儿子王光辉和213号的女儿白雪梅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可我还是没有搞清楚，籍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夜深了，我躺在床上想着明天必须要把履历表上交了，我马上就要小学毕业，我的档案材料必须要移交给某一所中学，而我的档案材料里，是少不了这一份履历表的。那么我将在履历表上的籍贯这一栏里填什么呢？

第二天，我自作聪明地写上了“长春”两个字，然后，我把履历表交了上去。“长春”的灵感来自一本书上的一则谜语，谜面是：没有夏天，没有秋天，也没有冬天。打一个城市。我当然无法猜到这究竟是哪个城市，我翻看了谜底，谜底是“长春”。长春这个名字给了我错误的判断，我以为这个城市果真四季如春，气候怡人。这与我父亲描述的我爷爷以上的祖辈们生活的地方如出一辙，我自作聪明地想象着长春作为我的故乡的种种可能，然后，我便把自己的籍贯确定为“长春”了。

白雪梅没有提出质疑，白雪梅看了一眼我交给她的履历表，然后塞进了一叠表格中，头也不回地走出教室，走向老师的办公室。

二、自信

白雪梅的父亲与我父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我的父亲是王鞋匠，白雪梅的父亲是白医生。白医生的职业始终让童年以及少年的我充满畏惧，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对医生抱有敌对情绪，那是因为医生手里的玻璃针筒让他们成为父母恐吓孩子的武器。我清楚地记得每当我向父母提出对某一种食物的向往时，他们总是说：这个东西吃不得，吃了会肚子痛，肚子痛了就要打针，你要是想吃也可以，不过你吃下去后，白医生就会拿着针筒来给你打针了。我的父母利用了我的年幼无知，利用了白医生的职业，让童年的我把一切美好的食物与打针联系起来。这让我想到了经典名著《聊斋》中美女和妖精的关系，父母的训诫造成了日后的我在对美食和美女向往的同时无法避免地联想到打针和妖精。但我还是不能制止我对美食的无比憧憬，同时，白雪梅的明眸皓齿和乌黑的麻花辫也在我的目光里越发生动撩人。

刘湾镇上的人们都叫白雪梅的父亲白医生，如同他们都把我父亲叫做“王鞋匠”一样，我们这样的孩子，也常常被成年人叫做“白医生的女儿”或者“王鞋匠的儿子”。尽管人们在我父亲反复叫喊着我的时候已经熟知了我的名字叫“王光辉”，但他们依然热衷于把成人的职业冠以孩子的头上。少年时代的我，对这种叫法深恶痛绝，因为这种叫法毫无理由地让人们产生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女会打洞”的想法，我在人们对我的称呼中看到了二十岁以后的我身着皮围裙，坐在一架瘦骨伶仃的缝鞋机后，手捏一只鞋子埋头修补的样子。想象中的我总是在剧烈的阳光下面无表情，我的承受能力非凡，我居然泰然接受了我是一个鞋匠的事实，我以修补别人的鞋子为生，而我的手上也因此而不断散发出不同类型的脚臭。这种想象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几近绝望，然后当我想象着坐在缝鞋机后面看到白雪梅高高地站在我面前，脱下她小巧白皙的脚上的鞋子让我为她钉上鞋掌时，我终于怒不可遏地揭竿而起了。我踢翻了 three 根铁支架撑起的缝鞋机，我

把周围大大小小各种颜色的旧鞋子扔得漫天飞舞，我大声喊叫着：我不干了！整个刘湾镇都听到了我的叫声。我把睁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的白雪梅吓得“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她的一只脚还光着，那只脚上的鞋子被我扔到了槐树顶上最高的那根枝头，就像树上结了一个小果子，轻风吹过，枝头摇曳，果子垂挂在树枝上跟随着摇晃不止，却终究不肯掉下来。这种促狭的捉弄令我心生快感，而此刻的白雪梅正以金鸡独立的姿势站在我面前，同时泪流满面不断恳求着我把她的鞋子还给她，但她得到的却是我铿锵有力的无言以对。

我总是在想象中以自己的沉默对待白雪梅的哀求，这使我发现，其实我在她面前依然是自卑和低贱的。即使在她哀求我的时候，我依然找不到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面对她。而每一次想象结束后，我通常会憎恶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成年人，他们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恐惧，与此同时，我发现，我追随白雪梅的目光已接近无孔不入，甚至课间休息时白雪梅被两个女同学簇拥着去厕所，我都会紧随着她的身影，把目光穿透女厕所的墙壁投射到了正解开裤扣蹲上厕所坑位的白雪梅身上。

我从未进过女厕所，因此我对女厕所的想象是建立在对男厕所的了解基础上的。白雪梅进入的女厕所实际上在我的脑海中是一间男厕所，这让我的想象常常不得要领而带着不可弥补的缺失，我因此而极不甘心。但我无法寻找到一种解决的办法，我依稀觉得，这种办法必须既可以满足我对白雪梅赤裸裸的渴望，也可以让我建立起一种自信。我不知道我的自信究竟应该从哪里获得，但我隐约感觉到，我是渴望得到自信的。一个少年将怎样获得自信？这成了那段日子里我日夜思考的问题，最后，我得到了一个模糊而勇敢的答案，我认为，自信，应该是从侵犯开始的。

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期间，我像一只脱缰的野马一样在刘湾镇上到处游荡，我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二流子，除了每天中午把一份米饭和咸菜送到百货店门口的鞋摊上以外，我所有的时间都在某一种不明所以的寻找中度过。我的目标并不十分清晰，我也不是很明白我的焦灼和忧虑究竟缘何而来，直到有一天，我提着空搪瓷杯从百货店门口走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了白雪梅。她那两根乌黑的麻花辫尾部跳跃的粉色蝴蝶和身上那件有花边的天蓝色连衣裙让我在那个烈日炎炎的午后义无反顾

地跟随着她走向了我們居住的這條街末尾的廁所。沒有女同學圍繞簇擁着她，我的目光沒有受到任何干擾，粉色蝴蝶在我眼前飛舞，我表面沉着冷靜內心卻喜氣洋洋，我的愉悅感受來自一種不需防備的窺探，這比在學校里看白雪梅順利多了，至少我不會遭受別的女同學的白眼，我也不會聽到諸如“恬不知恥”或者“下流胚”之類的人身攻擊。我悄悄跟隨在白雪梅後面，然後，我看見那對粉色蝴蝶飛進了廁所的圍牆。那一刻，我依然試圖讓我緊盯着白雪梅的目光穿透廁所圍牆長驅直入，但我勇敢而魯莽的眼睛終於受到了暗紅色磚頭疊起來的牆壁的阻擋。

十四歲少年的聰明才智在一個炎夏的午後被充分挖掘，王光輝的目光受到了牆壁的拒絕後，他繞過公共廁所的正門，來到了廁所後面的三棵老槐樹下。王光輝利用自己矯捷的身軀，又借助了槐樹的高大茂密，當他把自己送上離廁所最近的那棵槐樹的樹杆頂端時，他想到了語文課上學到的那句古詩：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當他十分順利地在心裡默默背誦出這兩句古詩時，忽然又發現把這句古詩用在此刻的情景中並不十分合適，但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更合適的句子可以描述他成功地登高望遠的激動心情。王光輝成功了，他像一隻猴子一樣貼在大槐樹的枝杈上，俯瞰着廁所頂端用磚頭交錯疊起的一個個方型鏤空，這些鏤空在平時起到了疏通污穢空氣而不至於讓上廁所的人被熏死的作用。現在，這些鏤空還成了王光輝的視線進到廁所內的入口，然後，樹杈上的少年看到了廁所內的景致，是女廁所，女廁所內的景致。半人高的深灰色水泥隔牆把長長的便坑阻隔成火車廂般的小空間，牆角里的蜘蛛網一度影響了他的觀察，但他還是看到了一片天藍色衣裙翻飛起伏的短暫時刻，因為無數個鏤空的阻擋，他眼前的景象便如昆蟲的複眼，天藍色衣裙和瞬間裸露的白皙體膚也被分割成方塊形。樹杈上的少年必須要把觀察到的景象通過想象，才能拼湊成完整的篇幅。但這並不妨礙他此刻的激動和得意，他默默地告訴自己：我終於知道女廁所是什麼樣的了。

在敘述這一段往事時，我总是以旁觀者的語氣把這個窺探女廁所的少年叫作“他”，或者直呼其名：王光輝。我没有勇氣把這個對女廁所充滿興趣的少年叫作“我”，這讓成年之後的我久久不能原諒那個叫王光輝的十四歲少年。但我必須澄清的是，王光輝僅僅想知道女廁所究竟是什麼樣的，

而引领他的目光进入女厕所的那个女孩一旦在他眼前若隐若现地露出女性的肌肤时，他竟以为那是剧烈的阳光照射在厕所内的石灰墙壁上产生的反光。他无知地把具备强烈性别特征的东西当作了没有生命的石灰墙壁，尽管耀眼的白光在那一刻显得明亮炫目，但他以为，那只是阳光赋予了墙壁瞬间的生命力。直到十九岁那一年，他看到了白雪梅真实的白亮肌肤时，他想起了多年前爬在槐树枝杈上的那一次窥视，他终于明白，女性的肌肤早已在他记忆里成了一种曾经的经验，朦胧而深刻。

黄光辉不得不庆幸自己的好运气，他爬在槐树上的窥探没有被任何人发现，从此以后，他便对女厕所的构造了然于心，只是他并没有发现这一次对女厕所的成功窥探让他增加了任何自信。

我依然没有找到我想拥有的自信。

进入初中后，白雪梅依然和我同班，这让我追随她的目光得以持之以恒。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我的同桌李少云一起去厕所，但厕所里已经聚集了一批满肚子尿水的男生，他们拥挤在小便池边，发出一阵阵争抢位置的吵闹声，肮脏的厕所显示出了如同菜场般的喧嚣和热闹。厕所里已人满为患，我和李少云不约而同地走向教室后面的竹篱笆围墙边，那里长满荒草而少有人迹，那里安全而隐蔽。我们就站在围墙边，两泡汹涌澎湃的尿水以交叉弧线形穿透竹篱笆冲向外面的农田。完成了旁若无人的小解后我们一身轻松地往回走，李少云忽然说起了一个话题，他说：做男人比做女人好，男人走到哪里都可以小便，女人不行，女人没有厕所不行。

我十分诧异李少云的结论从何而来，我用惊异加之疑惑的目光看着他，他像个成年人一样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不知道吧，你没有进过女厕所吧，告诉你，女厕所里是没有小便池的。

李少云的话让我再一次想起不久前爬在树杈上的观察，我看了半天，竟忽略了男厕所和女厕所的最大区别，而李少云却发现了这个最大的区别并且加以引申理解，得到了做男人比做女人好的结论。我不得不十分钦佩他的领悟力和理解力，同时我也对李少云如何对女厕所如此了解产生了巨大的疑问，我问他：你说得头头是道，你进过女厕所吗？

李少云一脸得意地回答我：你忘了，我爷爷是清洁所的，他负责清扫刘湾镇上的所有厕所，包括女厕所。我跟着我爷爷进过刘湾镇上的好多个

女厕所，不过，我爷爷进女厕所的时候总是站在门口大喊几声：里面有人吗？扫厕所啦，里面有人吗？扫厕所啦……我爷爷在确认里面没有人后才进去，我爷爷说，要是不喊几声就进去，里面有女人的话，那他一定会被人家骂“老流氓”的。

李少云的话让我在一瞬间产生了强烈的忧伤和愤愤不平。李少云跟着他爷爷光明正大地参观了无数次女厕所，而我对女厕所的参观是偷偷摸摸的，并且不容置疑的是，我的参观行为因没有大喊几声“里面有人吗？”而使我成了一个“小流氓”。我只能庆幸白雪梅没有发现我参观女厕所的行动，如果被她发现，她就会把我叫作“小流氓”了。刘湾镇上的任何一个人叫我“小流氓”都没关系，但是被白雪梅叫作“小流氓”，我的内心将受到不可估量的严重伤害。

事实上，我爬在槐树上的参观活动，连女厕所和男厕所最显著的区别也没有发现。为此，我对李少云爷爷的职业乃至李少云爷爷这个人，产生了一些不明所以的钦佩，与此同时，我又一次想到了我的籍贯，我的爷爷，我父亲所描述的那个叫王老三的我的祖父，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三、祖父

近百年前的某一个夏季汛期，绝伦江的风潮像发情的野兽一样翻滚着骚动不安的浪涛。作为我们村里最见多识广、最身强力壮、最高贵富有的我爷爷王老三站在具备原生态景致的绝伦江北岸仰首凝望着阴霾的天空。滚雷阵阵喧嚣而来，闪电撕裂黑色云层，狂风肆虐摧残着岸边的杨树，枝条如利箭纷纷射向地面。我英勇的爷爷王老三昂首挺胸毫不畏惧，他伸出黝黑粗壮的手臂指着滚滚涌动的绝伦江水，用平静的声音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拯救了整个村庄，而使一个王姓家族、一个许姓家族和两三户外姓人家的宗脉得以繁衍。

我爷爷在说这句话时的悲壮语气使这个村庄里的所有人相信世界末日已经到来，而我爷爷在这个昏暗的灾难日子里，却表现得极其镇定，他年纪轻轻就显示出了领袖人物的大家风范。二十六岁的王老三站在绝伦江边，狂风吹着他灰色长衫的高大身躯，他的身后是这个村庄里的男女老少父老

乡亲。王老三面朝绝伦江背对乡亲，他的双手在他的臀部交叉握住，他的头颅微微上仰，他身上的衣衫像一面旗帜猎猎鼓动。然后，他忽然转身，把一只手指向绝伦江，对着用期待的眼光注视着他的父老乡亲们说：我叫你们每户人家用上好木料做一只可以同时洗一家人的脚的大木盆，现在可以用上了。

我爷爷说完这句话，他长衫飘飘的身影就如脱弦之箭射向了自己的家。他年轻的妻子我奶奶早已把细软钱财用一块蓝花土布包裹好塞进了一只平日里用来放咸菜的瓦罐。我奶奶捧着瓦罐带领着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等着我爷爷的一声令下，然后他们便可以坐上质量上乘的大脚盆凫江而过了。此刻，村里所有人家的男人和女人都在做着我爷爷和我奶奶同样的事情，他们收罗好值钱的家当，拖出大脚盆，然后等待着风潮的真正来临。我爷爷的威信使这个村庄里的人们早早地做好了抵挡洪水的准备，而绝伦江边上上百个村庄里，只有我们村对危险的降临抱以严阵以待的态度。那一夜，暴雨如期来到，绝伦江在顷刻间汹涌泛滥，上百个村庄顿时淹没于滔天浊水中。然而，在这场险恶的洪水中，却有几十只圆形红漆大脚盆犹如童话故事里上天派来的神灵，又像盛开在黑夜里鲜花，它们在浑浊的江水中乘风破浪，给几近绝望的人们带来希望。那场面是如此凶险、如此恐怖，然而，这场夏季的灾难却因为洪水中漂浮着几十只红漆脚盆而变得浪漫和神秘。

我爷爷像一个预言家一样号召每户人家做一只大脚盆，木脚盆在绝伦江泛滥的洪灾中载着我们村里的人们飘向一片未知的陆地。

我父亲每次回忆到这里，便捧起那只搪瓷茶缸“咕咚、咕咚”地猛喝几口茶叶末子泡出来的水。然后，他一改刚才的豪迈语气，叹息着说：一只木脚盆救了你奶奶和我，但是洪水实在太猛了，你爷爷、你伯父，还有你姑妈，还是没能成功渡江上岸。你奶奶带着我，在江的这一边，过起了贫困交加的生活。

我父亲说到这里总是流露出对我死在洪水中的爷爷缅怀的悲切神情，而我，却在他的叙述中搜寻着那只装满钱财的瓦罐。我父亲在他的讲述里只让瓦罐出现过一次，绝伦江南岸的新生活开始后，瓦罐便失去了踪影。无疑，我父亲的话里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漏洞，少年的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

我的疑问：我奶奶的瓦罐呢？

我父亲在我突然提出质疑后表现出一瞬的慌乱，但他马上恢复了镇定，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带着一脸忧虑和谅解的表情说：你说得没错，你奶奶的确一直抱着那只瓦罐，那只瓦罐里也的确放着我们家的所有积蓄，但是等到我们爬上南岸时，你奶奶就发现，瓦灌也被洪水冲走了。

对于父亲的解释，我虽然心有疑惑，但我还是基本能够理解。洪灾发生的当夜，我奶奶手里那只瓦罐和我奶奶一起在一只木脚盆里经历了一夜的险象环生，然后在某一环节脱离了我奶奶的手，消失在了浑黄汹涌的洪水中。就像我爷爷，我伯父和我姑妈，他们与我奶奶，我父亲一起在洪灾中出逃，但他们却没有如我奶奶和我父亲那样脱险存活下来。他们和那只瓦罐一起葬身在了绝伦江水中，留下一贫如洗的我奶奶和我父亲，在绝伦江南岸艰难延续着王姓家族的烟火命脉。

我父亲的话总是让我在一边倾听的时候一边就计算起了当时我们家所有人一共拥有多少双脚，同时想象着一个可以同时清洗十双脚的木脚盆究竟有多大。可是即便木脚盆大到能同时洗一家人的脚，也不能挽救在洪水中挣扎的一家人的生命。

没有瓦罐里的金钱的保障，我奶奶与我父亲过起了孤儿寡母的惨淡生活，然而，我爷爷的形象始终让我父亲在贫穷中没有失去过自信，这种自信又让他反复把我爷爷编造成一个英勇无比的人物，在危难关头舍身忘我地挽救了他人。我那死去的爷爷在我父亲的叙述中像一个民族英雄那样令人肃然起敬，并且因为他的死去，我父亲的嘴巴成为我爷爷的英雄事迹不可考证的唯一正确的流传途径。

我一直对我父亲身上那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心充满鄙夷，他在百货店门口的修鞋摊上红光满面地修补着散发出千奇百怪的臭气的鞋子时，他的神情和目光总是让人误以为他修补的不是鞋子，而是某一种人体的器官。一个修补鞋子的人和一个人修补人体器官的人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人，修补鞋子的人叫鞋匠，修补人体器官的人叫医生，这就像我父亲和白雪梅的父亲，没有人认为王鞋匠和白医生这两个人从事的是两种对等的职业。但我父亲还是在他鞋匠的脸上露出了医生的职业微笑。一个鞋匠的脸上一旦露出了医生的微笑，那便如一个乞丐的头上戴了一顶贵族的帽子，人们多半会认

为这顶帽子是乞丐偷来的。同样，我父亲窃取了白医生的微笑后不但没有让他像一名医生那样优雅高贵，反而让他看上去更加不伦不类而滑稽可笑了。父亲在百货店门口的修鞋摊上日复一日展示着他窃取而来的微笑，我却因此而日渐自卑起来。

每天傍晚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总是游离在一群结伴而行的男生群体外企图进入他们的圈子。这个群体的组成十分杂乱多样，有高年级男生，有小学毕业后没有进中学读书流落在社会上的人，还有诸如我的同桌李少云这样黑白道都吃得开的人。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在刘湾镇的大街小巷里，他们所走过的任何一条街或者逗留过的任何一个站点，都留下了他们勇敢却粗鲁的杰作。比如张家晾在屋门口的马桶失踪了，而在一街之隔的刘湾饮食店门口却端正地“站”着一只无家可归的马桶；比如托儿所里新来的阿姨在下班途中巧遇这群人，他们与她擦肩而过，她在他们的注视下夺路逃跑，在她踏进家门暗自庆幸着自己逃脱了一场危险时，她同时会不幸地发现她的裙摆上已经留下了大片来历不明的墨汁或者煤灰。这群人耀武扬威目中无人的做派让我心生向往，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群人中的一员，即便我没有兴趣捉弄路人，也没有胆量偷鸡摸狗，但我却能获得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显然会增强我的自信和坚强。

在我频繁地讨好和请求下，李少云终于答应带我进入他们的群体，他说：今天跟我一起走，我把你介绍给他们。

李少云的话让我一整天处在心潮澎湃的激动情绪中，事实上李少云并没有向他们介绍我的名字，他只是让我跟着他走向校门口聚集的人群。直到人群中那个叫“痢痢头”的头目终于注意到他们的群体中多出一个人时，李少云才轻描淡写地对他说：这是我朋友。他竟然连我的名字也不屑说出来，痢痢头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兴趣来关心我的加入，他不置可否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他浑身摇晃的走路。幸运的是，痢痢头并没有拒绝我以若即若离的状态跟随着他们。也许他们对任何新加盟者都要经过一番考验，今天要考验的是我。接下去，我就像一条跟屁虫一样跟在人群后面，开始了进入这个群体的第一次游手好闲、耀武扬威的体验。我学着他们的样子摇晃着身体走路，我在他们取笑每一个擦身而过的女人的臀部或者男人的秃顶时跟着一起哄笑，当他们向面容姣好的年轻女人发出骚动的吼叫，在